

A 25

平

平民教育

(下) 法 承 繼

第二九七號

上海
圖書館

(識 常 律 法)



版 出 會 進 促 育 教 民 平 華 中

200472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9 2064B

繼承法 (下)



良鄉縣的東邊，有一個村子，名叫李家窪子。這村子裏住着一位財主，名叫李元壽，夫妻兩口非常和睦。說也活該，不知怎的，李夫人總不生育；李元壽想起自己偌大一份家財，沒有人承受不說，就是日後死了，連個上坟燒紙的兒子都沒有，心裏便時常的煩腦，着急。直到了他四十歲那年，才決心抱了一個小孩，作爲自己的養子，起了個名字，叫李招財。

偏偏世上的事情，總不肯這樣簡單的。他的養子李招財，一天天的長大，日子是過的那麼快，那年招財便是八歲了；事出離奇，忽然李夫人的肚子鼓了起來，竟忽然生了一個雙胎，是一男一女。這當然是李元壽夢想不到的事，然而因爲這麼一來，自己居然有了血根子嗣，心裏着實歡喜，便也高興的各起了名字，男的叫進寶，女的叫新文。

從此他便有了兩個兒子，一個女兒。大兒子招財，雖是抱養來的，可是人很聰明，對於父母非常孝順，因此

李元壽夫妻倆，也格外的愛他，一切事情，都是和自己親生的兒子一樣對待。進寶，新文長大了，雖然也知道他們的大哥是抱養來的，但是因爲一來兄弟們感情很好，二來看着父母對他們又是這樣情形，所以也都很好，從來沒有打吵過一次，說起來，或者比真的親兄弟還要好些的。一家子父嚴，母慈，兄愛，弟敬，隨着流水般的歲月，有說不盡的家庭間融融之樂。

他們家的隔壁，有一家街坊，也姓李，叫李守，年紀不小，比李元壽還要大幾歲；老頭兒身體很好，性情憨

直，他的脾氣，就是愛憑公理管閒事。爲人公正無私，李家的人都很恭敬他；無論甚麼爭吵的事情，也只要他一管，便馬上就能解決，所以村裏的人便給他起了個外號，叫做窪子包，說他是李家窪子裏的一個「包公」的意思。

窪子包和李元壽很是要好，兩家常常來往，過從的很密切。招財，進寶，和新文三人，都叫他做老大爺，他們雖然從來沒有挨過老大爺的罵，可是老大爺的一付鐵臉，和真正「包公」的那樣尊嚴，總是很深刻的盤據

在他們的心裏，並且慄慄危懼，三個人見了他，都是必恭必敬；老大爺每次吩咐甚麼話，他們總都是唯唯的聽命。

飛箭一般的光陰，閃電似的過去，招財，進寶全成了家，新文也早嫁到東大街王家去了。這一年，李元壽已是六十八歲，老態龍鐘，並且多病，入秋以來，痰喘更加利害，眼看命在旦夕，全家非常的惶恐。不久，醫藥無效，李元壽便去世了。全家大小，都痛哭失聲，悲哀萬分；尤其是越老越結實的窪子包，看着多年的老朋友

一旦死去，更是無限的傷心，只好趕緊出頭替他們主持喪事，直忙了十來天，出了殯，把李元壽安葬好了，才回到自己家中去休息休息。

李元壽死後不久，李家的情形便全都大改變了，所謂『樹倒猢猻散』，『人在人情在』，活該李家要四分五裂，不能再聚在一起。

招財和進寶，自從他們的爸爸死後，便慢慢的都想到這一大份家財上頭來，你也想馬上弄到手，他也想馬上得過來。尤其是進寶心裏，總以為招財是抱養來的兒

子，很不願意他也來佔去一分。他的這種私心，在他的言談動作上，便處處流露出來，恨不能立刻使招財由李家門裏出去！把父親在世時維持住的兄弟之情，早就全都忘在九霄雲外去了。

招財呢，也看出進寶的這些眼睛鼻子，很知道一旦決裂了，必定會情斷義絕，一定不能再在一起過的；但是他也認爲自己雖是養子，可也有二十多年了，父子的情分既然很深，名義的存在又有這麼久，照法律上定，自己對於繼承父親的財產，也當然是應該有分的，反正也要

有爭吵的這麼一天，就是對於自己有甚麼不利的地方，還得拚命去爭。所以心裏也毫不着慌，對於進寶的種種惡劣的態度，反沉住了氣，靜等着不幸的爭吵開始。

新文呢，這次也佔了不少的便宜，起先她想到自己是

『嫁出門的女，潑出門的水』，不管父親留下多少財產，

自己是絲毫沒有分的了，對於繼承的希望，便立刻冰消瓦解；不料他的丈夫王天才，是個飽讀歪文的洋學生，

現在的新法律新知識，他是無一不曉，他知道他的老婆

李新文，對這筆財產是有分的，便忙告訴新文，『現在

法律定的，已嫁女子對於父親的遺產的繼承，是和兒子一樣有分的。『極力主張，要她回去承受繼承。所以新文也明白過來了，死灰便又在心裏復燃起來，從此便隨時留神打聽，靜等問題發生，便立刻回去加入戰團。

各方面的情形是這樣，好像是暗地裏四下埋伏著一些炸藥，一個快樂家庭，就會斷送在這一聲爆響裏了。只有李老太太是個傻子，是個可憐的老人！孩子們這樣勾心鬥角的情形，她是再也想不到的。她只企望著一家子和和氣氣，永遠聚在一起，借此安慰安慰她的晚年。她

那裏知道她丈夫留下的這一份家產，會迷住她的孩子們的心竅，會賣去家庭的幸福？這不幸的金錢罪惡會沖破了這可憐的老人正在妄想着的快樂幻夢！

這一天，就是他們弟兄們期盼着的這天，不幸的爭吵，果然開始了。導火線是他們父親的一頂舊皮帽，招財要拿去戴，好過冬天；進寶也偏要戴牠，好過新年；由『父親留下的東西，到底是誰應該來承受的』，這句話爭執起頭，立刻扯到了家裏全份的財產。好像是一個積了十足的勁，拉滿弦的弓上發出的箭一樣，一射千里，便不可收拾了。

話頭兒越說越喳，他們弟兄倆都變了一付獐惡的鬼臉，發出霹靂般的聲調。死人的牌位還擺着在白色悲寂的喪堂裏，而驟然間呈現出一片喧嚷混亂的恐怖狀態。

進寶暴跳着說道：『我是我媽媽所養，是我爸爸的親兒子；俗話說的好：「父財子有，父債子還。」自古到現在，也都是兒子繼承爸爸的財產，照法律，憑習慣，那一方面上也推不翻這個道理的。現在我爸爸留下的財產，當然是應該統歸我有，別人是絲毫沒有佔取的分兒

的。你是甚麼人？不過是我爸爸向外人抱來的一個孩子，爸爸在世，有你一碗閒飯吃，現在爸爸死了，我是不能再要你這外來的野哥哥了！你這會兒，也不是還不會走道兒，趁早兒走出去吧！誰是你的親骨肉，你找誰去，或者那裏給你預備下了一份家產，我當然是管不着，這裏的啊，哼哼，就是一個黃鏝子，你休想要！」

招財氣的瞪着眼睛，看去好像是比他張開的口還要大些，也還言道：『我也是爸爸的兒子，對於家財，當然也是應該有繼承的份的；雖是養子，但是現在的法律上

定的，「抱養的子女繼承父產，是和親生子女一樣的」。不過有時候有多有少罷了，誰敢說絲毫沒有份！你還是少說旁的廢話。父母還拿我當做一樣呢，想不到爸爸方死，你就翻出了毛臉。背反了父母的意思，就是不孝，我和你這個不孝之子說話，都覺得羞恥呢！反正今天就是今天了，我到看你怎麼樣！就是打成了官司，嘿，我還正是求之不得！」

一個是血氣方剛，倔强蠻橫；一個是老練深修，憑情據理。這時候，把個李老太太真急壞了，他看見這種從

來沒有看見過的現象，不知道要說甚麼好，大聲攔阻也攔阻不住，只急得連連躁腳。最後，終於抱着他丈夫的牌位，天啊地啊的痛哭起來。

這個當口，門外頭風捲殘雲般跑進一個人來，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，就聽見這人大聲說道：『好了，今天我也來巧了，本來我也是等着今兒這麼一天的，甚麼誰是親生的哪，誰是抱養的哪，你們倆先不要儘吵，反正我確是我爸爸媽媽親生的閨女。你們都講到法律，那更好了，現在的法律定的，「已經嫁出去的女兒，對於爸爸

的遺產，也是一樣有繼承的份的。」咱們廢話都少說，乾粹，三二三十一，甚麼事情不也就完了嗎？」此人便是老早預備了等着爭吵的新文。

招財，進寶兩人聽了，都發一怔，他們雖都略懂得點法律，可是萬想不到妹妹一個女人家，也會知道國家法律的，也會來糾纏的；再想到自己要得的財產，多一個分的，就會少得到點，於是不由的都很生氣，便同聲說道：『胡說，胡說！你是「嫁出門的女，潑出門的水」，這裏的事，你當姑奶奶的，只能從旁解勸，不能在旁亂說閒

話。法律怎麼定的，你也懂得嗎？不定是那個壞人挑唆你的，你不要相信這種瞎話吧。」

新文便答道：『甚麼？我不懂得，難道我們那個王天才也不懂得法律嗎？沒有錯兒，今天就是打了官司，我也要分一份的。』她這次的聲音比前更高了。

他們三人只顧爭吵，把個痛哭着的老太太，全然不管。先是李老太太看見女兒回來，滿以為能解勸解勸消事的，誰知道也加入了戰團，還吵着甚麼『也有一份，要打官司』，這真是老太太沒聽說過的，只氣得更大哭

起來，周身戰抖。虧得有招財和進寶的兩個媳婦，趕忙出來服侍，不然，差點兒就要蹣倒在地下了。可憐一個快樂家庭，只因被一些萬惡的遺產作祟，便弄到這樣的地步。

正在這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，門外又岸岸然的走進一個人來，突天價一聲大喊，震動屋瓦。衆人一看，便全都不做聲了，就如老鼠見了狸貓一樣的懾服。屋裏的空氣也沉寂下來，只剩下李老太太的一縷嗚咽的哭聲。進來的這人，便是能夠鎮壓全村的窪子包。他在家裏

聽見隔壁的孩子們，爸爸死去還不到三個月，就爲家產爭吵起來，不覺大怒，便氣憤憤的跑了過來。他看見他們都不做聲了，這才說道：『你們這羣東西，真也太不成樣子了，你們的爸爸死去還才這麼幾天，恐怕骨頭還沒有涼，你們竟會因爲一些財產爭吵起來了？看你們把一個家庭吵成了這樣，老太太這大歲數，怎經得起這麼生氣着急？你們怎麼忍得下心去的？快些休止，誰都不許再言語了！』

窪子包說完，趕緊去安慰李老太太，一看是已經氣昏

過去了，於是忙叫她兩個兒媳婦和僕婦們把她抬到後面房裏去，放在床上，灌救多時，才慢慢蘇醒過來。老太太看見窪子包在旁邊，便說道：「唉，老大哥，您看你兄弟才死了多久，他們就鬧成這個樣子，唉！這都是他留下這一些家產的罪惡喲！」老太太說到這裏，又聽見前面那三個人爭吵起來，於是又接着說道：「唉，算了算了，這也是我家的家運該如此，老大哥就索性去告訴他們吧。叫他們不要再吵，今天就給他們繼承的事情辦好就是了。我也是風前的燭了，讓我安安靜靜的再多

活兩天吧。唉，要兒子作甚麼，都是些要命鬼，前世的冤孽喲！」李老太太說完，便不言語了，好像是昏昏的睡去。窪子包便回到前邊來。

這時，招財們便又馬上不做聲了。但在每人的臉上，全呈現着一種不平的態度。「錢是非要不可，今天還就要解決，」這種共同的主意，窪子包一眼便全看出。於是在坐定以後，說道：「好吧，你們，我是知道的了，你們的天性已經早被金錢和產業的魔力給湮滅，我決不再勸了。今天就給你們的事弄清楚，老太太也是這個意

思，索性我來做主，你們也就不許再吵，聽我的分配。」
招財等三人一聽，全是『正中下懷。』這時他們雖對老大爺的威嚴，不很懼怕了，但老大爺的公平公道，却還都極端的相信，准知道會得到滿意的解決。三個人便立刻都把氣平下去，靜聽窪子包的裁斷。

於是就聽窪子包說道：『我雖然老了，但現在的法律新規定，我全知道。在解決你們的事以前，我不妨大略講講關於你們有關係的法律上的規定，你們也好知道我是最公平的。』

『法律上面現在定的：一個人死去留下了財產，配偶是有當然互相繼承的權的。好比夫死了的由妻繼承，妻死了的由夫繼承。若是同時有配偶和子女的時候，那麼便是配偶和子女平分。子女呢，是包括親生的子女和抱養的子女。原先的繼承是不許別姓的人來「異姓亂宗」的，現在「宗祧」這方面上，是沒有講了，只有財產的繼承一種，所以養子女雖是別姓的，但也和親生子女是一樣的了；不過，必須這死去的人只有養子女，沒有親生子女的時候，養子女所得的才和親生子女繼承所應該得

到的一樣。若是同時又有親生的子女，一同繼承的時候，那麼，養子女便應該少得一些，所得的便應該是親生子女所得的一半。

『原先的習慣，已經嫁出去的女兒，便和潑出門的水一樣，是說家裏的一切，她都不能再有份了的意思。法律上定的，也是這樣，對於財產的繼承，是沒有分的。現在則不然了，自從民國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以後，因為中央政治會議的議決，法律上便改過來了；女子雖將來嫁了人，而對於自己父母的遺產，也是和在家裏的子女

一樣有繼承的份的。並且，已經是嫁了人的女子，只要她家的繼承開始，是在民國十五年十月以後的，她便還可以再回去要，再按着死去的父或母所留下的遺產當時原來的數目，從新再來分配。可是，假若財產已經沒有原來的那些了，只要不是分去了的人故意壞心眼給弄少的，那便也不能怎樣了，也只能照後來的這個數目來分了。

『在從新分配時，女子在她出嫁時已得去的陪嫁和粧奩等費是多少，也必須在應得的數目裏扣除下來。好

比當初她出嫁時，已得去了三千元，現在從新分配，她該得五千元，那便須在五千元裏，把原先她得過的三千元扣除下來，只能再得二千元了。但是假若她出嫁那時得去的錢是六千元，已經超過了她這時應該得的五千元的數，那麼，便也可不必再叫她退出一千元，她也就不可能再分得甚麼去就是了。

『養子女和已嫁女子的繼承，在現在法律上，便是這樣規定的。現在你們三個人繼承的事，我就按這樣來分配；招財是養子，應該得進寶同新文每人所得的數目的

一半；新文是民國十八年以後出嫁的，當然和進寶一樣繼承，可是要扣出當初她出嫁時的粧奩費；老太太是當然繼承的，她和你們平分。這是按照法律辦的，就是這樣，你們若有不服的，可以說話。」

招財等三人聽了，全沒有話說。於是李元壽留下的財產，便是這樣的分配了，他們對於爸爸的繼承，便是這樣的辦了。這一場兇暴的爭吵，也就是這樣結束了。



A541 212 0009 2064B

實 用 翻 印
必 究 本 驗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初版

繼承法(下冊) 定價大洋二分五厘

編著者 魏 澤 悅

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會

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定縣實驗區

發行者 北平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及河北定縣城內考棚

印刷者 攝華印書局

中華書局一九五二年十月

第...號

（...）

...

~~1637569~~